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雷恩海，欧阳一锋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关键词：两晋；碑文似赋；赋心；赋迹；补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1-0082-12

收稿日期：2023-11-22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产业支撑计划项目(2022CYZC-09)：陇右文献、文化遗存与甘肃文化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雷恩海(1969-)，男，甘肃景泰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欧阳一锋(1997-)，男，江苏沛县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1.016

“碑文似赋”说最早见于陆云《与兄平原书》第二十七首，很有可能是陆云在读过其兄碑文后提出的批评①，这与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②的为文特点相符。现存署名陆机之碑仅《周处碑》一篇，且真伪参半，难以用之讨论其碑文风格，然士衡处于“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太康文坛，此现象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便仅是其个人特色，也应会随陆机文坛地位的逐渐确立而影响两晋一百五十余年的碑文创作。

碑文多以叙述为主，与赋之铺陈颇为接近③，因而易受赋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作方法，兼具汉代重要碑文作家与东汉赋史重要作家双重身份的蔡邕，其碑文便已表现出“似赋”的文体倾向。有汉以降，碑文多宗中郎矩矱④，然又为时代文风所浸染，显示出更为强烈的赋化色彩。赋以极强的融衍⑤能力，在题材渊源、章法用韵、铺陈特色等方面对两晋碑文多有影响，使得此期碑文“其体式则无殊于两汉，盖惟辞采增华，篇幅增长而已”⑥，而表情达意之能力亦异于两汉。然魏晋南北朝多次禁碑，相关传世文献并不丰富，程章灿《论“碑文似赋”》在辨析此说渊源及其具体表现时，避开两晋碑文而多以汉碑、南朝碑与唐碑为例，虽高屋建瓴，但缺憾实存。因此，两晋“碑文似赋”尚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清代严可均自各种历史文献中辑出两晋碑文三十余篇，但多为残缺不全或阙名难考者。唐代许敬宗奉

①程章灿：《论“碑文似赋”》，《东方丛刊》2008 年第 1 期。

②[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33 页。

③碑文以叙述人物生平经历、功业德行为主，其篇章结构常以时间为经，以对事件功德的描写为纬，一经一纬，层次分明，这恰与辞赋铺陈方式及其所呈现的篇章结构相似。关于“赋之迹”中“一经一纬”的铺陈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篇章结构，笔者撰有专文予以讨论，认为“一经一纬”指辞赋井然有序的篇章结构，“经”指辞赋铺陈过程中所移换之镜头，既指镜头之间并无逻辑关联的静态置换，亦指暗含时间递进的动态转变，“纬”则指对所移换之步景的茎铺藻饰，无论“经”之动静如何，作者皆对所移换之景物横加敷写，使得辞赋分层抒发，经纬交错。

④“碑刻之文至伯喈别成规矩，遂为千秋效法。”见[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上海书店，1988 年，据世界书局旧版本影印，第 8 页。

⑤所谓“融衍”，指赋的部分文本特征向其它文体融入渗透，又能在此基础上促使其它文体的风貌体制发生衍变。

⑥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40 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敕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馆词林》，至宋时已散佚殆尽，但在日本尚有多种残本传世，近代以后陆续传回国内，今人罗国威、林家骊分别为之校证、校注[①]。其中录有三篇完整的东晋碑文：东晋孙绰《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东晋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一首并序》、东晋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一首并序》，对研究东晋碑文的风格体制极为重要。1931年，河南偃师东大郊村北出土了《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颂意在赞扬大晋盛德，属于纪功碑一类。该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碑首、碑身以整石凿刻而成，载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辟雍视察之事，碑阴刻有官员及各种人士四百余人姓名，于研究晋碑亦是不可多得之资料。兹以上述碑文为材料，再次审视两晋“碑文似赋”现象，以补证程氏之论，探讨援赋法入碑的破体意义，揭橥两晋碑文发展演变之态势及其在碑文史中的地位。[②]

一、两晋碑赋“同体异用”的题材表现

碑赋“同体异用”，指碑赋这两种社会作用相异的文体，在题材、句式、用韵、辞藻和铺陈手法等方面具有相近性。程章灿就碑赋题材多有重叠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碑赋二体题材重叠之处最多的，还是山川寺庙一类的题材。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山大川和著名寺庙往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其题中有足够的时空内涵，适宜赋颂碑记之类的文体铺展发挥。”[③] 此论虽勘破碑赋题材类同的客观原因，然其对两晋碑文在题材上与赋的相通之处尚欠挖掘，1931年出土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以下简称《三临辟雍碑》)恰是两晋时期碑赋题材类同的最直接体现。

《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像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④] 这种独特的建筑布局与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极利于赋颂碑记诸体以横向或纵向铺排之法敷衍为长篇巨制，后汉李尤即作有《辟雍赋》：

> 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宏该要，周建大中。蓄纯和之优渥兮，化盛溢而兹丰。
>
> 太学既崇，三宫既章。灵台司天，群耀弥光。太室宗祀，布政国阳。辟芷岩岩，规圆矩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攒罗鳞次，差池杂遝。延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珰。三后八蕃，师尹群卿。加休庆德，称寿上觞。载甫垂毕，其仪跄跄。是以乾坤所周，八极所要，夷戎蛮羌，儋耳哀牢，重译响应，抱珍来朝。南金大璐，玉象犀龟。[⑤]

---

①[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唐]许敬宗编，林家骊、邓成林校注：《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②笔者另有专文分别讨论夏侯湛《张平子碑》、孙绰《东晋孙绰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的赋化倾向，故于此不再赘述。西晋夏侯湛因与张衡有相似之坎坷经历，故在出补南阳相途中，睹平子墓而兴感，援张衡为异代知己，在继承东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的基础上，一改崔作辨裁之风，援赋家笔法撰《张平子碑》，在感叹平子命运时，寄寓自身情怀，以赋家常用的“若夫”“向若”“于是”等连接词串连全篇，层次分明，极力敷写、赞扬张衡才学之高深，兼具其作品之艺术性与思想性，并自述与纪行赋同一情致的作碑缘由。孙绰为东晋碑文创作之巨擘，南朝刘勰批评其作品常“辞多枝杂”，实非虚言，结合《文馆词林》所录孙绰《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可见孙绰在学术因缘、生平际遇、社会思潮等诸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主动援赋法入碑，或掺入空论之语以衬托碑主形象，或棻铺藻饰某一事迹的前因后果，以彰显自身所具有的“赋家之心”。二人援赋入碑，破体为文，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是两晋“碑文似赋”现象的典型表现。详参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2023年。

③程章灿：《论“碑文似赋”》，《东方丛刊》2008年第1期。

④[汉]班固撰集，[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页。

⑤[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46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兴云动雷，飞屑风雨。①

万骑躨跜以攫拏。②

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李尤于永元中召诣东观，拜为兰台令史，辟雍为天子兴教化之地，故赋中有以此年号发端的称颂之语。赋以大段笔墨铺叙辟雍周遭环境和参与人士之盛，兮字句与四字句并用，且夸饰之意明存。“兴云动雷，飞屑风雨”四字，乃严可均自《文选·海赋》“崩云屑雨，浤浤汩汩”③李善注中辑出，木华赋原句描写海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之景象，故可推测李尤笔下“兴云”八字有很大可能亦是对水势之描摹，而赋辟雍之时为何言此浩大景象，今则不可详考。“万骑躨跜以攫拏”句，亦是严氏自《文选·鲁灵光殿赋》“虬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④ 李善注中辑出，王延寿该句是对殿内所雕镂之禽兽动态样貌的描写，故可推测李尤此句也应是对辟雍内部雕饰的描摹。

继李尤之后，西晋王沈有《辟雍颂》，傅玄有《辟雍乡饮酒赋》。前者虽题为颂，但有很大可能与歌功颂德一类赋作相似，今存词句极似序文，意在说明辟雍之制的兴衰始末与礼仪举措：“唐虞三代，咸崇辟雍，养老之制也。亲降万乘之尊，而执子弟之礼。自春秋以来，礼乐昏废，惟东京之后，始创其义。明堂之位，复陈于洛邑。”⑤“天子亲整法驾，抚玉辂，幸于雍宫，亲拜三老五更，出于南门之外。”⑥ 今存傅玄《辟雍乡饮酒赋》亦非完篇，然所存词句较王沈颂文略多：

> 时皇帝亲枉万乘之尊兮，以幸乎辟雍。卤簿齐列，百官正容。侍卫参差，阶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会之常仪兮，乡殊俗而见远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黄同。揖让而升，有主有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数，威仪翼翼。宾主百拜，贵贱修敕。酒清而不饮，肴干而不食。及至嘻嘻笙磬，喤喤钟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乐而不淫，好朴尚古。四坐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⑦

傅玄于此先言皇帝驾幸辟雍时百官侍卫整装以待之景，而后用“是日也”“若其”“及至”等赋中常用的连接词，分别引出对辟雍之礼的意图、制度、效果的敷写，经纬胪列，句式错杂，对偶稍工，音韵趋谐。至南朝，徐陵《皇太子临辟雍颂》、徐伯阳《皇太子释奠颂》承流而起，与汉晋以辟雍为题材之赋颂异代同响，多于文中敷写辟雍的历史地理，并极力铺陈帝王幸临辟雍的羽仪之壮、人员之盛、礼仪之美、效果之佳，歌功颂德之意溢于言表。

《三临辟雍碑》无论是从题材、主旨还是行文笔法来看，皆与李尤、傅玄等人所作赋颂息息相通。其碑首篆额格式极具文化内涵，两“皇”字皆高出它文，是尊君之表现，与碑身正文中“宣”“文”“圣”“皇”“诏”等字同一体例，而“盛德隆熙之颂”则明确交代出碑文主旨在于颂扬大晋之隆德。就内容而言，碑文先简要叙述自黄唐迄秦汉兴废之历程，引出大晋值魏氏多难之秋而渐开龙德皇业之事，而后历数宣、文、武三代帝王兴继绝世之功勋，且于晋文帝司马昭的丰功伟绩铺叙较多：

> 至于文皇帝，方寇负顾，犹未帅职，左提右挈，虔刘边陲，乃振威域外，荡定梁益。西戎既殄，遂眷东顾，文告江裔，为百姓请命，南蛮顺轨，革面款附。九服混同，声教无贰。彭濮肃慎，织皮卉服之夷；楛矢石弩，齿革大龟之献，莫不和会王庭，屈膝纳贽。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⑧

此段文字从武功、文治两个角度敷写文帝之德，先言司马昭西平蜀汉，东定孙吴之事，在叙述中着重交代“犹未帅职”与“文告江裔”，以突显文帝才能杰出、心系百姓之美好品质，又以对偶夸饰之语言其左提右挈而声威远著，万国来朝之景象，而后转入对其文治的描写，亦以夸张之笔写其兴复儒术而光被四海，远夷慕训之情形，为相如赋中“四至”笔法之变体，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司马昭英明神武、顺天应民的称颂。

碑文在叙述于辟雍中多次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礼的场面与过程中，亦夹有对大晋隆德的颂扬：“罍樽列于公堂，俎豆陈于庭阶”“抗大侯，设泮县，用肆夏，歌驺虞”“正法服，负黼衣，延王公卿士，博士、助教、

---

①②⑤⑥⑦[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46页，第746页，第1619页，第1619页，第1615页。

③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47页，第514页。

⑧以下所引《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之文，皆自碑文拓片整理而得。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祗服宪度”，且连接词“若夫”“故夫”“观今”、三字句、“则”字句、排比句、长隔对等词句的运用，实与赋无异：

若夫耆老讴叹于邑里，士女忭舞于郊畛，歌咏升平之谣，咨嗟大同之庆，布濩流衍，充塞四嵎。飞英声，腾茂实，足以盈天地而冒六合矣。

故夫洪烈之美，可述而不可及；规模之格，可衍而不可阶。是以髦士骏奔，华夏向臻，缉熙圣绪，光融至化，仪形万国，作孚四方，盛德大业，于斯为美。

观今变通之符，典模之则，顺天承运，肇造区域，则虞夏之烈也；建皇极之中，恢配天之范，则羲农之略也；韬威迈德，树之风声，则汤武之轨也；阐化本，垂道纲，则宣尼之教也。兼六代之美迹，苞七圣之遐踪，魏魏荡荡，大晋是其也已！

当然，两晋碑赋题材多有重叠，并非仅此孤证。《太平御览·地部七》中载“《阳城记》曰：九山在县南三十五里。《水经注》云：‘相涧水，经九山东。’仲长子云：‘昔有上者身游九山之上，施心不拘之乡。’即此山也。山阴有九山庙碑，晋永康二年立。文曰：‘九山府君者，太华元子之称也。’”①严可均辑出《九山庙碑》若干残句：

九显灵府君者，太华之元子阳九，列名号曰九山府君也。南据嵩岳，北带洛筮。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在戍。

帝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主簿傅演奉宣诏命，兴立庙殿焉。②

其“南据嵩岳，北带洛筮”二句实为赋家铺排时常用的“四至”笔法，据此可推测此碑文中应有一定的铺写九山地理形势之笔，可惜文献不传，无法详探其主旨、笔法，而山川地理之赋代不乏作，如班固《终南山赋》、杜笃《首阳山赋》、郭璞《巫咸山赋》等，故由此残句来看，《九山庙碑》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晋代碑赋二体题材重叠之例证。

两晋碑赋绍续晋前传统，题材多有重叠，山川寺庙一类尤甚，且因赋体文学兴盛与作家技法成熟较早之缘故，碑文多借鉴赋之题材，赋之笔法亦随之入于碑中，而代表“赋家之心”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歌功颂德之胸襟主旨则是两晋碑赋“同体异用”之关捩。③

二、辞赋章句与用韵对碑文之融衍

赋体文学经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至两晋之时，于句式结构、章法布局、声韵节奏等方面皆有一定成规，两晋碑文于此方面常有“似赋”之迹。④ 赋多用三字句以调节文章韵律，常使得节奏更为紧凑，语言短促有力。两晋碑文多用此句式，如：

涉其风者，贪夫廉，懦夫立，虽夷惠之操，奋乎百世，曷以尚之？（西晋李兴《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⑤

六年正月，熹、溥等又奏行大射礼，乃抗大侯，设泮县，用肆夏，歌驺虞，邦君之制，于是而显。

---

①[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四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②[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307页。

③“赋家之心”出自《西京杂记》“百日成赋”条，“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见[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笔者对“赋心”之内涵撰有专文加以探讨，认为“赋家之心”既指赋之内容的丰富广博，即赋家的知识建构，亦指赋家主题选择与经营架构的思维活动，其所呈现出的则为外在可感可视的赋之篇章建构。丰富的知识与谋篇布局实为体用关系，作者拥有丰富广博之知识，才能以灵心妙思作好篇章建构，达到出人意表、动人心魄之效果。参见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2023年。

④“赋之迹”亦出自《西京杂记》“百日成赋”条，“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见[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第12页。笔者对“赋迹”之内涵亦撰文予以探讨，认为“赋迹”指辞赋应具有华美丰富的辞藻典章、井然有序的篇章结构、和谐流畅的审美特质，为赋的外在形式及篇章结构之呈现，是赋之形文、声文之体现，更是“赋心”的外在表现，“赋迹”与“赋心”二者表里相辅，共同造就了辞赋“丽辞雅义，符采相胜”之体制。参见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2023年。

⑤[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66-1867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皇帝躬临幸之。正法服，负黼衣，延王公卿士……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祗服宪度。穆穆焉，济济焉，抢抢焉，礼行乐奏。（西晋《三临辟雍碑》）

驱乌合，提偏师，径据旧都，推锋西进，抗封豕之冲，振熊罴之气。东夏克济，君有力焉。（东晋孙绰《江州都督庾冰碑铭》）①

于是乃厉义声，激群庶，树爪牙，连方镇。训卒补乘，阖境爰发。（东晋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②

其为政也，推至公，布诚心，明甄劝，振义风，奖引群才，虚矜日昃，约法崇信，练真荡伪。（东晋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③

李兴以“贪夫廉，懦夫立”衬托羊祜德操之高尚，与反问句式合用，情感表达更为强烈有力。《三临辟雍碑》用三字句描述举止，形容气氛，使散体段落有较为集中的情感指向。孙绰、张望所作碑文中三字句的使用，更近于班固《西都赋》、扬雄《长杨赋》等畋猎、讲武类大赋之笔，一气直下，极具声势力度。伏滔将三字句与四字句合用，以叙述王坦之为政之术，疏宕错落，别有情致。

“若夫”“若乃”“是以”“于是”“故”等连接词的合理使用，使得长篇辞赋有较为明显的转折过渡之痕，层次井然有序，文气流转不滞，而这种转折之法，于汉碑中并不多见，蔡邕碑作亦有“若乃”“于时”“尔乃”等连接词，如《郭有道碑》，但终非多数。两晋碑文受时风浸染，踵事增华，篇幅趋长，故叙事欲达到条理清晰、经纬分明之境界，势必借鉴赋中常用的连接词以贯通文意：

若夫柔惠清顺，中和圣善，妇德既备，母道亦践，志厉冰玉，厥德靡显。（张林《陈夫人碑》）④

若乃嘉号推贤，博爱济众，邦党服其义，而缙绅慕其风。（潘岳《荆州刺史东武戴侯杨使君碑》）⑤

是以缙绅之士，鳞集仰化，云翔衡门，虽泮宫之咏鲁侯，菁莪之美育才，无以过也。（孙楚《故太傅羊祜碑》）⑥

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孙楚《雁门太守牵招碑》）⑦

是以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德音。（阙名《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⑧

是以徽风载芳，清尘继轨。（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

于是怀亲忘禄，巾褐而归，龙盘家巷，放心啸咏。（同上）

于是铨衡群僚，精简高美，以君懿亲之秀，遂应郄子之选。（同上）⑨

两晋碑文作者多于行文之时运用此类连接词，其中不乏潘岳等赋中圣手，亦有名不见经传，甚至阙名难考者，赋之连接词于晋碑之融衍，不可谓不深。《晋右军将军郑烈碑》：“君应中和之醇灵，总文武之弘略，清识妙于研机，聪睿赡于烛物，践逸轨之远迹，秉礭然之大节。故虽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无枪石，而能厉冰霜之絜。是以英材邈于群萃，至行侔于在昔。”⑩“故”与“是以”两个连接词的使用，使碑文层层递进之因果关系更为明朗，因郑烈身兼醇灵弘略，体负清识聪睿，所以能于任何时候皆具常人少有的老成之德与冰霜之洁，而怀具此老成、冰霜之品德，造成的直接的积极影响便是群贤毕至，英才荟萃。作者仅用两个连接词便将十余个排偶骈俪之句串联得次序井然，与辞赋“一经一纬”之分层抒发的篇章结构相吻合，既铺叙周详，又逞才炫学，极见谋篇布局之灵心妙思。

除此之外，两晋碑文亦有用赋之“四至”笔法以铺排成文者，如《九山庙碑》以“南据嵩岳，北带洛筮”⑪交代九山周遭的地理形势，《三临辟雍碑》以“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突显大晋龙兴时德化之广被。且不乏“四至”之变体，即不明言东西南北四字，而是融地理方位于句意之中，如《晋右军将

①②③⑨[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6-177页，第178-181页，第181-183页，第178-181页。

④⑤⑥⑦⑧⑩⑪[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86页，第1996页，第1804页，第1804页，第2304页，第2305页，第2307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军郑烈碑》“玄泽洽于朔都，芳风勃而南翔”① 与“流化河济，驰风区外，翰音振于天末，遗响畅于吴会”②，言其德化如风水，似音响，南北具至，无处不在，铺陈效果实与赋家“四至”异曲同工。此期碑文亦有用赋之奇崛句式者，如《太尉庾亮碑》以“提契南翔，息肩灵越”③ 刻画庾亮出山前玄对山水，傲然独立的神超形越之态，《太傅褚褒碑》以“龙马河洛，电扫司豫”④ 形容褚褒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的英雄气概，想象奇特，夸饰扬厉。

受辞赋渐趋骈化之影响，两晋碑文的骈俪化程度亦较汉碑大大加深，对偶工整之句层出不穷，如：

运国威于句陈，握皇枢于紫极。（李兴《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⑤

若乃嘉号推贤，博爱济众，邦党服其义，而缙绅慕其风。（潘岳《荆州刺史东武戴侯杨使君碑》）⑥

凡厥缙绅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犹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阳也。（潘岳《司空密陵侯郑袤碑》）⑦

履行则为模楷，吐言则成隐括。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也。（潘尼《益州刺史杨恭侯碑》）⑧

通理远鉴之识，礼乐饰身之具，固以足之于天仞，冠之于缙绅。（孙绰《颍州府君碑》）⑨

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孙绰《丞相王导碑》）⑩

碑文以叙人为主，赋法之用亦在于敷写人物事业德行，故其对偶句的运用亦围绕人物功德展开，其优点在于使碑文的艺术性明显加强，缩千里于尺幅，语言更具张力。但弊处则是大量骈俪之语的使用，尤其是诚非佳构之碌碌庸词的堆积，常使人昏昏欲睡，碑文徒成炫博之工具，实用性大大降低。

除了此种普通的言对、事对之语，两晋碑文作家受赋影响，亦多用隔句对，如：

故虽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无枪石，而能厉冰霜之絜。（阙名《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⑪

君出则简练熊罴，职司是图；入则从容讽议，尽规帷幄。（潘尼《益州刺史杨恭侯碑》）⑫

久要心许之信，夷险不爽；正冠纳履之嫌，终始不蹈。（李阐《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⑬

含章内映，而不运皦察之明；玄识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默尔独得，肤受莫测其奥。（孙绰《太傅褚褒碑》）⑭

明鉴烛微，而不矜昭晰之容；高朗弘豁，而不浪放逸之迹。道味玄咏；则摈筌乎象系之津；坟研典析，则慎徽于五教之域。……仪领峨然，若衡岱之标秀嵘；神气充映，若清霞之烂朝阳。（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⑮

悟怀所属，必即象以存其致；理思幽研，必自流以究其源。……弘长之润，彰于虚受之韵；存当之心，坦于废己之诚。故能周应群方，而不渝其真；泯然莫逆，而贵贱有位。（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⑯

碑文中隔句对的使用，自西晋至东晋，愈用愈繁，愈演愈密，文体骈化趋势由此可见。而《三临辟雍碑》中“观今变通之符，典模之则，顺天承运，肇造区域，则虞夏之烈也；建皇极之中，恢配天之范，则羲农之略也；韬威迈德，树之风声，则汤武之轨也；阐化本，垂道纲，则宣尼之教也”，长隔对的使用更体现出西晋初年的碑文作家已对赋体文学的表现技巧多有吸纳，晋文偶语益增、繁文绮合、缛旨星稠而异于汉魏这一特点的形成，碑文作家实有力焉。

碑文由序铭组合而成，铭辞用韵由来已久，两汉碑序亦有朗朗上口者，如蔡邕之作，词调变化较多，篇篇可诵，音节和雅，非普通汉碑所能及。两晋碑文处清谈盛行、赋重用韵之际，其序文受辞赋影响，用韵更为常见，如：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305页，第2305页，第1814页，第1814页，第1866-1867页，第1996页，第1996页，第2005页，第1814-1815页，第1813页，第2305页，第2005页，第2225页，第1814页。

⑮⑯[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78-181页，第181-183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阙门者贵其凝峙，入室者议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庙，悟日者期诸濠川。（孙绰《太尉庾亮碑》）[①]

王室之不坏，翳伯舅是赖。（同上）

公资清刚之正气，挺纯粹之茂质，深量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孙绰《太傅褚褒碑 》）[②]

流化河济，驰风区外，翰音振于天末，遗响畅于吴会。遐迩肃齐，万里是赖。（阙名《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③]

夫人少膺灵粹，诞兹淑贞，聪哲明敏，温恭柔顺。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恭顺不惰其心，明烈实备其体。若夫柔惠清顺，中和圣善，妇德既备，母道亦践，志厉冰玉，厥德靡显，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内暎，朗节外新，芳徽风迈，淑慎其身。（张林《陈夫人碑》）[④]

通聘燕凉，则二邦协连师之盟；鹰扬六境，则强侠弭逋纵之谋；蒐练示整，则五城缩安陆之戎；奇师西探，则四壁退江阳之丑。（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⑤]

对偶与押韵相结合，或两句一韵，或四句一韵，一宫一商，朗朗上口，铿锵悦耳，使得碑文这一实用文体渐染美文色彩，文学性大大增强，为南朝庾信、徐陵等人碑文之制“圆转如弹丸”积累了经验，推动了碑文体制的演变。

总之，流传至今且完整的两晋碑文虽屈指可数，但其在辞语声韵、篇章结构方面的赋化色彩仍有鲜明体现：如用韵特征明显，且采用三字句以调节文章节奏，使其语言更为短促有力；以“若夫”“若乃”等连接词的串联丰富内容，使碑文层次井然，文气流转；用赋之“四至”笔法铺排藻饰；以言对、事对等多种对偶方式与隔句对结构的运用，加深碑文的骈俪化程度等。而这些“迹”之表现既是“碑文似赋”的有力证明，亦彰显了两晋碑文作家所具有的“赋家之心”。

三、累句一意以为铺陈

赋家铺陈敷写时常运用“四至”法、“则”字句，以达到炫博争奇、劝百讽一之效果[⑥]，然以此数种方法组合之文句多是并列关系，赋家铺陈之法尚有累句一意以彰显学识、全面敷写者：

至于赋家之文，往往累句一意，则亦同于一意数章。例如相如《檄巴蜀文》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此段皆盛陈汉兵卫国之勇，故词多重置。又如贾谊《过秦论》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此段极形秦势之强，故语亦不厌复。又有词虽屡更而意无二致者，义亦同此。例如班孟坚《西都赋》曰：“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橑。虽轻迅与僄狡，犹愕眙而不能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櫺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窱而不见阳。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此段状建章之高峻，以与前文写昭阳之富丽相映成文，虽遣词不同，而用意无别，不得病其冗复。盖词以发意为主，意有未尽，则词不得休。[⑦]

---

①②③④[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14页，第1814页，第2305页，第2086页。

⑤[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78-181页。

⑥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2023年。

⑦[梁]刘勰著，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109页。钱锺书虽对此现象持批评反对态度，但其论却是对辞赋“累句一意”手法之揭橥：“《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按晋后人当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倘‘四海’、‘八荒’词不俪妃，则句法无妨长短错落，今乃读之只觉横梗板障，拆散语言眷属，对偶偏枯杌陧。‘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今乃堆叠成句，词肥义瘠，无异《杨公笔录》所嘲诗句‘一个孤僧独自行’、《广笑府》卷一所嘲诗句‘关门闭户掩柴扉’、或《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三所嘲‘墨派’八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即对偶整齐，仍病合掌。在词赋中铺比如斯，亦属藻思窘俭所出下策。此论自是佳文，小眚不掩大好，谈者固毋庸代为饰非文过也。”见钱锺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32-1433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碑文经蔡邕之手，行文布局便多有成规，“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①先叙氏胄郡望，再述碑主德行事业，后言逝后人哀或追赠之封，结尾则以刻石作铭收束全文，而两晋碑文“以人为赋”时于此三处皆棻铺藻饰而异于汉碑，多以累句同意或一意数章之法敷写文辞，此为表现语言文辞的繁化，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法而来，旨在详尽周切地予以铺叙，一方面为尽意，另一方面实为骋辞，彰显丰富的文学才能，使得碑文辞采增华，篇幅加长，叙述详尽，艺术性较强。

（一）铺陈祖考及家族德业

刘师培将齐梁碑文与汉碑代表蔡碑相比较，总结出齐梁作家增繁文句之法：“试观蔡伯喈所作碑铭，凡两句可包者，绝不衍为四句，使齐、梁人为之，即不能如此”②，“六朝人所作碑铭不过延长文辞，将孝友各作一句”③，并删削增补王俭《褚渊碑文》首段铺陈家族渊源之语，以明碑文演变之迹。兹迻录于下，并略作说明，以为下文分析两晋碑文受赋融衍张本（引文凡字外加黑体括号者示其可删，外加圆括弧者示其宜增）：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随武既没，赵文怀其余风：于文简公见之矣。】公讳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昔）微子（之后）以【至仁开基，宋段以功高】（官）命氏，爰逮【两】汉（晋），儒雅继及。【魏晋以降，弈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当时，【行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亮采王室，【每怀冲虚之道。可谓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兹厥后，无替前规。【建官惟贤，轩冕相袭。】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珪璋而挺曜。【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神茂初学，业隆弱冠。【是以仁经义纬，敦穆于闺庭；金声玉振，寥亮于区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至若和顺内凝，英华外发，）【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韵宇弘深，喜愠莫见其际；心明通亮，】用言必犹于己，（喜愠莫见其际），汪汪焉，洋洋焉，可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者矣）。④

考其删削之法，无非是将四句缩为二句，删去无关文意的敷写棻铺之词。汉晋可以并言，“爰逮汉晋，儒雅继及”八字已能讲清先烈不绝于两朝，便无需分开叙述，作“爰逮两汉，儒雅继及。魏晋以降，弈世重晖”之语，“行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与“建官惟贤，轩冕相袭”，即是“德合当时”与“无替前规”之意，无需变换辞藻，累句铺写。经此一番增削，原先涂饰满纸之文便浑似蔡邕《郭有道碑文》首段：“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衷。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⑤，表象形容繁简适中，无冗余之弊。

两晋碑文常以三种笔法叙述先烈祖考、家族出身。第一种是追仿《郭有道碑》等汉碑笔法，如刻于泰始六年的《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实曰□姬，其□与□同姓，别闾族，遂以为氏。父列卿光禄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称，世济其休”⑥，以散体语句简言概括，不加雕琢，字无溢词。李兴《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追述先祖言：“公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晋羊舌大夫之胄，当汉中兴，始自南阳家于岱野，缨冕相继，九世于兹矣。显祖南阳太守，考上党太守，咸有能名”⑦，李阐《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追述先祖言：“春秋以降，战国以前，贤智比肩，备于载策。昭穆次序，上至颜烛。汉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祖钦，给事贞侯，父默，汝阴太守，学素相承，有声邦党”⑧，皆是如此。

第二种是用互见之法，不作过多叙述，仅于碑文中点明其氏族渊源可见于他处，如孙绰《太宰郗鉴碑》“公盖黄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纪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⑨ 与《江州都督庾冰碑铭》“君讳冰，字季坚，颍

①[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第98页。

②③④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第110页，第166页，第169页。

⑤[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501页。

⑥⑦⑧⑨[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304页，第1866页，第2225页，第1813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川鄢陵人也。氏胄之由，累叶之载，固已被于竹素，播其名迹矣”①。墓碑之文，意在刊石墓侧以彰功德，择叙勋迹以求不朽，互见法的使用，是更为丰富的文学表现技巧进入碑文的体现，这表示出孙绰作碑之时有较强的文学自觉意识，而该意识正是两晋齐梁碑文渐趋华藻棻铺的一大前提。

第三种笔法则是以骈偶夸饰之语，依次铺陈祖考功德，改变了碑文原有体制，极具“破体”意义：

其先出自宗周，建国于郑，因胙命氏，君其后也。远祖以亢节著德，扬光汉氏之初；近叶以儒术博古，显名中兴之后。还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蹈明哲之高尚，嘉肥遁而不闷。显考将作大匠，实有茂德，载在国策。（西晋阙名《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②

其先帝鸿之苗，周大夫庾皮之裔。高祖征君，抗清云之皓志，考左将军，执懿德以熙绪。遐胄启于玄圣，洪庆休乎百代。是以徽风载芳，清尘继轨。（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③

远源氏族之始，帝王则天之盛，国史载之详矣。听鸣凤于伊洛，知隐沦之美；观玉帛于西山，仰丘园之德。爰自高曾，逮乎烈祖，东海名德，远流继轨二代。考骠骑令公，清贞简正，名重一时，高镇风流，宪清百辟。（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④

此三篇碑文涵盖两晋，均以大量的对偶句、隔句对横铺先祖功勋，与王俭碑文无异，常是累句一意以为铺陈。如《郑烈碑》言远祖功德时，分西汉与东汉加以铺写，其实“远祖修德立业，彰名两汉”便能括尽，“蹈明哲之高尚，嘉肥遁而不闷”两句，亦即“高蹈不仕”四字之意。《庾翼碑》“高祖征君，抗清云之皓志；考左将军，执懿德以熙绪”，删繁就简后无非是“高祖及考，承德袭志”八字。伏滔虽先冠以互见之法，且有“爰自高曾，逮乎烈祖，东海名德，远流继轨二代”似汉碑之笔，但“听鸣凤”四句与“清贞简正”四句，实与张望碑文无异。

（二）铺陈碑主德行与官阶

汉碑于歌颂碑主德行事迹时不乏锤炼精工、音节和雅之句，如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⑤，蔡邕《郭有道碑文》“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⑥，“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⑦ 。两晋碑文承流继响，参以赋法，常累句一意，多作“骈偶文字，通体属对，甚至其人事实，亦从藻饰”⑧，此可分为虚颂德行、藻饰官阶两点进行讨论。

第一，虚颂德行，指在碑文中以大量的排比、对偶、夸饰等赋家笔法，形容碑主与生俱来的高尚品德，纯为表象形容之语，无关事实政绩，且受玄学影响，多标自然、清明、和顺等品质。如孙楚《雁门太守牵招碑》“君体德允直，才量高洁。明鉴达于世变，弘毅足以致远。聿振鸿翼于衮尘之表，卓尔先觉于拟议之前”⑨，潘尼《益州刺史杨恭侯碑》“君□乾灵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体兰石芳坚之质。夫其器膺弘济，智能周达。穷不怨否，显不矜泰。履行则为模楷，吐言则成隐括。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也”⑩，对仗工整，杂有语典，间用比喻，但振翼尘表、觉于议前即是明鉴弘毅之意，兰石之质即不渝之操，“夫其”至“隐括”数句正是“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的具体表现，累句一意，皆是突出一“德”字。太康四年（283年）所刻的《晋右军将军郑烈碑》中“君应中和之醇灵”至“至行侔于在昔”一段，亦是如此，综合使用排比、隔句对、连接词以形容郑烈茂德，受赋融衍极其明显。

更有以二百余字集中铺写碑主德行者，对偶、隔句对、连接词等辞赋特征层出其间，铺张扬厉，浑似骈俪之大赋，如：

君吸乾刚之纯气，诞命时之伟姿，清粹闻于志学，英风畅于立德，孝友通乎神明，安怀著于耆龄。宇量淹通，识具融达。明鉴烛微，而不矜昭晰之容；高朗弘豁，而不浪放逸之迹。道味玄咏，则摈筌乎象系之津；坟研典析，则慎徽于五教之域。器掩物轨，度贯众艺。仪领峨然，若衡岱之标秀嵘；神气充映，若清霞之烂朝阳。蔚蔚焉，昂昂焉，实期运之挺根，而缙绅之领袖也。（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

①③④[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76-177页，第178-181页，第181-183页。

②⑤⑨⑩[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305页，第719页，第1804页，第2005页。

⑥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501页，第2502页。

⑧[清]孙德谦：《六朝丽指》，1923年，四益宦刊本。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君承积善之纯祐，钟四叶之休度。膺皓粹以载德，资大和以陶量。淳基默植，邃度温润。枕藉道业，不峻崇尚之轨；含明内映，不以前识先物。夫其孝友之性，天诚特受，道心玄默，领识淹深。悟怀所属，必即象以存其致；理思幽研，必自流以究其源。加之以和中善诱，触类资通。弘长之润，彰于虚受之韵；存当之心，坦于废己之诚。故能周应群方，而不渝其真；泯然莫逆，而贵贱有位。望形者仰听而日亲，希风者睹契而弥敬。由是声重弱冠，风流推美。鸣鹄在阴，道契哲王。（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九之五："冯氏《诗纪》曰：张望爵里无考，一作晋人，有《蜡除诗》一首、《贫士诗》一首（冯氏编入宋代之末，非也）。严氏《全晋文编》曰：张望为征西将军，有集十二卷。《书钞》有《枕赋》，《类聚》有《鹪鹩赋》，《御览》有《蜘蛛赋》，凡三篇。"③张望作有《枕赋》《鹪鹩赋》《蜘蛛赋》，故能轻而易举地以排比、对偶、夸饰等赋家笔法铺写庾翼的德行事业，"道味玄咏"，即味道咏玄，"坟研典析"即研坟析典，意在表明庾翼兼通儒道之学，乃玄风盛行时的杰出人物。其中的颠倒字序、故作新奇之语更能体现此碑受赋融衍之痕。"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④此法由来已久，且多为赋家所用，以示为文技巧。如曹操《祭桥玄文》把"心想目存"颠倒为"心存目想"，西晋潘岳《寡妇赋》同然一词，言"心存兮目想"，刘宋以后，作者更加"爱奇"，南朝萧统《文选序》称"心游目想"，江淹《恨赋》将"孤臣坠涕，孽子危心"颠倒为"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别赋》将"心惊骨折"颠倒为"心折骨惊"。东晋时人对潘岳诗文极为推崇：

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抱朴子·钧世》）⑤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⑥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⑦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李充《翰林论》）⑧

岳夙以才颖发名，善属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孙盛《晋阳秋》）⑨

处此氛围中，赋家张望自然会研读学习潘岳作品，借鉴其赋作的修辞技巧。赋铸词奇崛之格，于张望诗中亦有体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言："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肠'。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⑩ 此"割愁"之奇崛，亦为张望文学创作方面多受赋影响的一大旁证。

伏滔，《晋书》本传称之为"清谈文章之士"，其文学才能深受时人赞叹，为桓温、孝武帝所重视，《晋书·文苑传·伏滔传》言："有才学，少知名。州举秀才，辟别驾，皆不就。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温薨，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尝会于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卒官。"⑪伏滔作有《望涛赋》《长笛赋》《正淮论》等，今存虽非全篇，但凭残篇断句亦可见其较为高超的赋学造诣。如其《望涛赋》状波涛之貌曰："若夫金祗理辔，素月告望，宏涛于是郁起，重流于是电骧。起沙渟而迅迈，触横门而克壮。灌江津而砰

①②[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78页，第182页。

③⑩黄进德：《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册，第1039-1040页，第1039页。

④[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第281页。

⑤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下册，第75页。

⑥⑦[南朝宋]刘义庆著，[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8页，第235页。

⑧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修订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⑨[东晋]孙盛：《晋阳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⑪[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9-2402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磕，鼓赤岸而激扬。郁律烟腾，隗兀连罡。重叠嶵而天竦，洄湍澼而起涨”①，《长笛赋》言笛声之妙：“云禽为之婉翼，泉鳣为之跃鳞。远可以通灵达微，近可以写情畅神。达足以协德宣猷，穷足以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称隽，故名流而器珍”②，皆对偶工整，韵律和谐，辞藻纷华。“从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③，该论亦是受赋融衍之产物，偶对夸饰，典故纷繁，铺张扬厉，似贾谊《过秦论》，其赋学造诣之高由此亦可推知，故其碑文自能累句一意，骈体属对，棻铺藻饰。

第二，藻饰官阶，指在交代碑主仕宦经历时，先以简洁的散体语言点明履历，而于每一官职后均缀以大量的骈俪之词，棻铺地理，夸饰政绩。孙德谦在分析庾信碑文时，言“骈体之文，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④，但子山仅为踵事增华而非首创者，两晋碑文实已有此格，如：

> 初上计掾，辟司隶车骑将军府，辅参宁朔将军军事，除魏令。其为政也，仁以施化，则灵恩衍于春阳；壮以发令，则神威肃于秋霜。末俗变而归本，伪萌反于忠良。玄泽洽于朔都，芳风勃而南翔。（太康四年《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⑤

> 于时当晋之盛，明扬英俊，乃引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中领军。遇革命之期，任受禅之会，秉文经武，以集大晋之祚。皇采增辉，帝威远迈，伟绝代之风，弘唐虞之绪。帝嘉厥庸，酬以大国。公乃逡巡固让，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复公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内厘王度，外绥区域，严恭寅畏，帝命允饬。运国威于句陈，握皇枢于紫极，于时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李兴《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⑥

> 王敦阻兵玩权，志窥神器，乃转公左卫将军。要雄戟以扶华毂，勒武旅以翼豹尾。（孙绰《太尉庾亮碑》）⑦

> 始辟太尉掾，参军从事中郎。翻翮芳泽，凤集台林。雅杖希夷，缉和鼎味。洋洋然，其犹波澜之涣长津也。（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⑧

诸如此类，皆以骈俪之词棻铺官阶、藻饰政绩，虽有繁缛冗余之弊，叙事性减弱，但增强了碑文的抒情色彩，“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偶意共逸韵俱发，丽句与实事并流，必使理圆事密，迭用奇偶，清畅奕奕”⑨。

最后，尚需对张望、伏滔之生平，二人与庾翼、王坦之、桓温之关系略作解说，以明其人碑文累句一意、棻铺藻饰之外在缘由。张望，生平事迹不见史传，生卒年亦不详，逯钦立言其曾为桓温征西参军。桓温于永和二年(346年)以安西将军身份率众西伐，战胜叛军后，“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瑀、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⑩ 张望很有可能于此年随王誓等人同入桓温幕府为其参军。而永和元年(345年)庾翼刚刚去世，为之作碑正是其时。由此可推知《江州都督庾翼碑铭》应是张望于永和二年（346年）入桓温幕府后，为其征西参军时所作。桓温卒于宁康元年(373年)，其弟征西将军桓豁引伏滔为参军，而王坦之卒于宁康三年(375年)，故可推测《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应是伏滔作于宁康三年(375年)或次年任桓豁参军时。张望、伏滔、庾翼、王坦之皆与桓温有密切关联。庾翼长桓温七岁，是东晋中期著名将领。《晋书·桓温传》：“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翼尝荐温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⑪ 庾翼对桓温有提携举荐之恩，二人又皆有北伐之志，故时为桓温幕府文士的张望，以赋家之笔极力棻铺藻饰庾翼德行功业，

---

①②⑤⑥⑦[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226页，第2226页，第2305页，第1866-1867页，第1814页。

③⑩⑪[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2399页，第2569页，第2568-2569页。

④[清]孙德谦：《六朝丽指》，1923年，四益宦刊本。

⑧[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78-181页。

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1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乃理所当然之举。王坦之曾“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伏滔亦曾被“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二人同居桓温幕府，应有一定交往。桓温与王坦之多有不合，曾“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但作碑之时桓温已卒，且桓王两家有联姻之谊：《世说新语·方正篇》载，桓女嫁坦之儿，坦之亦负盛名，“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①，故伏滔作碑之时极力颂扬坦之的德行事业，亦无须避讳。

余论

要之，欲正确理解“碑文似赋”说，应置于两晋历史语境，摆脱后世文体衍化之后的影响，而探讨援赋法而入碑的“破体”情形。两晋碑文虽存世较少，且多非完篇，但以《文馆词林》所录三篇完整碑文与出土的《三临辟雍碑》为基础，结合其余残篇逸句加以研读，便会发现两晋碑文实有较为明显的受赋融衍之痕迹。山川寺庙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独特的地理风貌，依旧是两晋碑赋“同体异用”最常见的题材选择。此期碑文无论写人还是写地，均多以三字句、隔句对、长隔对、连接词、四至法等“赋之迹”歌颂碑主功勋事业，描摹历史社会情景，音韵和谐，宫商交替，朗朗上口。在追溯姓氏源流、歌颂祖先功勋、叙述碑主生平时，常一意而累句，极尽揄扬赞美之意，且多以散体叙事，骈语颂赞，丽句与事实并行，在周切铺叙以尽意的同时，达到骋辞炫学之目的，充分彰显了碑文作家所具有的“赋迹之心”——丰富广博的知识素养与巧妙的谋篇布局之术。

这种延续碑文固有的社会作用，却改变其原有体制、追求艺术效果的“破体”写法，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② 两晋“碑文似赋”既是对传统碑文体制内容之突破，也是以赋法的生动性、多样性的抒写，扩大了两晋碑文的撰写方法与题材内容，从而使其时碑文内容更为丰富，叙述多样生动，可读性与文学性得以增强，对后世碑文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Supplementary Evidence of the Theory That “Inscriptions Are Like Fu” in Jin Dynasty

LEI En-hai, OUYANG Yi-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rtact: Inscriptions in the Jin Dynasty were mostly narrative, close to the exposition of Fu, so they were easily influenced by Fu, so they ofte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from the writing of Fu.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Jin Dynasty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Han steles, and are often used in the same way as Ci Fu. They often describe the merits of the family of the stele owner,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nrich the cause of virtue, which makes the inscriptions more colorful and more obvious. “Inscription is like Fu” is actually related to the conscious literatur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writing style of Fu-aid is broken into a text, which makes the inscription change the system of Han and Wei Dynasties and increase its length, but on the whole, it enhances its literariness, readability and appeal, strengthens its literary tension, and makes the concept of pan-literature fall into practice.

Key words: Jin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seems to be Fu; Fu Xin; Fu Ji; supplementary evidence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1964页。

②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1日，第15版。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